

墓壁題詩，古人在墓中都說了啥？

明代曹學佺在《蜀中廣記》中記錄了一則盜墓的軼事：盜墓賊進入某王姓居士的墓中，發現墓壁上鐫刻著兩首詩：官無名字私無債，架有衣裳廩有儲。只此便同天上樂，不知天上又何如？芳草煙村宿雨收，牧童歸去倒騎牛。笛中一曲昇平樂，弄得生來未解愁。

這位王居士生前好不快活，沒有惹上官府的麻煩事，也沒有欠別人錢，衣架上穿衣服，糧倉裡有糧食，簡直是天上人間，而天上又能多好？可惜王居士逃不過生死，還是得告別幸福的人間生活，只能在墓壁上題幾句詩感慨一下。

《蘭亭集序》云：「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死亡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問題，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古人墓中的題詩，往往就反映了墓主人當時最真實的心態。

「隱士」型：落日煙村等閒君

2012年發掘的山東萊州南五里村北宋元豐七年壁畫墓，墓壁上所題詩歌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墓壁題詩。

墓室北壁下部用墨書寫詩句四首，四首詩中，有兩首是唐代的詩，一首是宋代的詩，還有一首尚未查到出處，據推測也非墓主人原創：

男兒未遇福如何，落日煙村信聘馳。

唯有深思與舊恨，翻峰未肯等閒君。

從墓誌銘中可知，墓主人是祖籍天水、世代經商的商人，家境較為富裕。墓中四首詩主題較為統一，都與隱士或隱居生活相關。

自魏晉以來，不管是採菊東籬下的小隱，還是求自在於市井的大隱，隱士已經發展為一種潮流現象。這位商人以四首隱士詩題於自己的墓中，大概是厭倦了商界的逐利生活。



▲南五里村宋墓題詩。

「感慨」型：青史多葬北邙塵

山西北部的興縣紅峪村元代武慶夫婦壁畫墓中的題詩則比較直接。譬如，在第九幅繪有兩個僧人的畫上題記：

無窮歌舞今何在，都殘荒蕪伴月明。
在墓中前室西壁題：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江城外柏森森。
君看青史勳榮者，算來多葬北邙塵。

這幾句分明是來自於杜甫的《蜀相》，墓主人感歎那些青史留名的人也不過一死，和普通人沒兩樣，聊以自慰，企圖看淡名利與生死。

人們往往一輩子都在追逐功名利祿，糾纏於各種是是非非，直到面臨生命的終點，才會反思自己的一生。



▲上好牢村宋墓前室西壁題詩。

「反思」型：猛風吹破是非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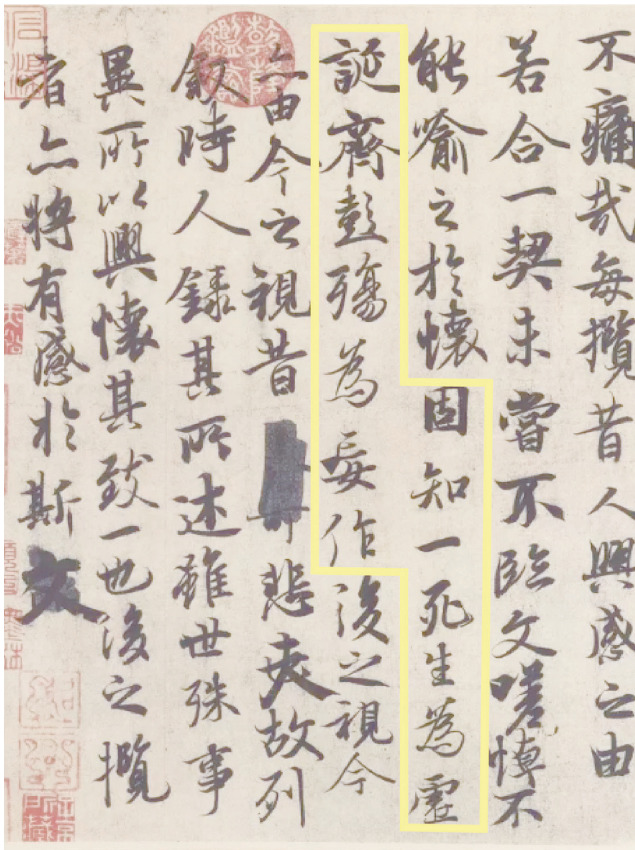
距離上好牢村不遠的小關村金代壁畫墓中，北壁墓主夫婦身後各有黑寬邊插屏，屏上豎題詩文，其一為：青山只會磨今古，綠水何曾洗□□。

北側為女主人手持念珠坐於椅上，腳踏

長方榻，旁有一桌，上置四格方盒，後面黑色插屏上題：春雨□□名利塚，猛風吹破是非墳。詩句雖已無法看清，但從「磨今古」「名利塚」和「是非墳」中，亦能感受到墓主人生前對時間、名利和是非的反思。



▲小關金墓北壁男、女墓主身後題詞。



▲後室南壁東側題記。

◀《蘭亭集序》卷，唐，馮承素摹。

「保佑」型：子孫無不出賢良

但願尊公千歲後，子孫無不出賢良。大意是孝子已經盡孝，死去的先人應當保佑子孫「出賢良」，這也很符合古代喪葬文化中的心態，期望先人保佑子孫。

但願尊公千歲後，子孫無不出賢良。大意是孝子已經盡孝，死去的先人應當保佑子孫「出賢良」，這也很符合古代喪葬文化中的心態，期望先人保佑子孫。



▲紅峪元墓題詩。

「預言」型：墓有重開之日

有的墓中題句，則堪稱「預言」。

山西南部的高平市湯王頭村的一座金代古墓中，考古人員發現在該墓葬後室南壁的東側，以黃色彩料書有：

墓有重開之日，人無再少之顏。

難道墓主人早就預料到自己的墓會被他人打開嗎？其實不是，因為這是一座未完工的墓，從現存情況來看，該墓壁畫裝飾多數未完工，有的區域甚至還沒有來得及繪畫。該

墓葬的修建應是為了二次或多次合葬而建的，墓有重開之日，就是講後來的墓主人亡故後，需要打開墓葬與先期故去的親人合葬。

考古人員介紹，該墓葬應是晚輩修墓用於安置其早先故去的父輩及將來安置自己及兄弟的考慮。只是由於特殊的原因，墓葬在營建的最後階段戛然而止了。

人無再少之顏，時光匆匆，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墓室西、西北壁。

「應景」型：有限光陰有限身

離太原不遠的龍白金代墓四壁上的詩句，描繪的的全是無限美好的春光，以西北壁為例：

輕花細葉滿林端，昨日春風晚色寒。
黃禽不堪愁裡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對比墓中一堆白骨，讓人感慨萬千。

在龍白金代墓北面的忻州市南呼延村，有一元代壁畫墓，除了眾多精美的壁畫，在

其西南壁上填詞一首，引元代散曲大家張養浩的名句：

無窮名利無窮苦（恨），有限光陰有限身。在陰冷黑暗的墓中，這句話讀起來陡增了無數滄桑淒涼，縱生前如何富貴榮華，任死後多少祭奠歌頌，這有限的生命，總是讓人無限感慨。

作者 / 松子
本版圖文均據「博物館看展覽」微信公眾號